

掌控大清的 帝后权臣

任秋平 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掌控大清的 帝后权臣

任秋平 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掌控大清的帝后权臣/ 任秋平著.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 - 7 - 5093 - 4489 - 7

I. ①掌… II. ①任… III. ①历史人物 - 生平事迹 - 中国 - 清代 IV. ①K820.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58044 号

策划编辑: 徐 冉 (excellentran@163.com)
责任编辑: 徐 冉

封面设计: 周黎明

掌控大清的帝后权臣

ZHANGKONG DAQING DE DIHOU QUANCHEN

著者/ 任秋平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710 × 1000 毫米 16

版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张/ 16. 5 字数/ 165 千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书号 ISBN 978 - 7 - 5093 - 4489 - 7

定价: 36.00 元

北京西单横二条 2 号 邮政编码 100031

网址: <http://www.zgfzs.com>

市场营销部电话: 66012216

传真: 66031119

编辑部电话: 66075800

邮购部电话: 660332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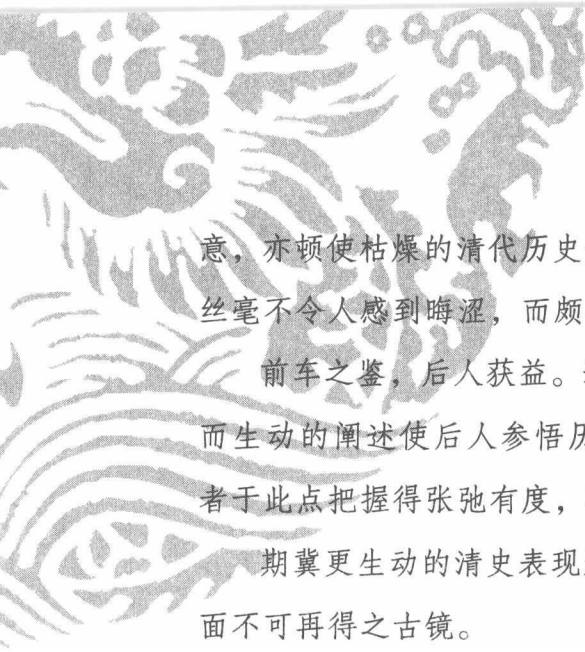
序

历史乃一面古镜。

清史亦如此。余弱冠之年一夜读毕末代皇帝溥仪所著《我的前半生》，竟一头“扎”进其“后半生”，进而对“晚清”痴迷不已，遂撰九部“末代系列”。弹指之间，已近半个世纪。乃至不期与向斯、叶赫那拉·根正二位晚清学者被学界戏称“晚清三剑客”，犹惭学识浅陋。

纵观面世的清史类作品，不可谓不多矣。然而，纵观民国以来文史领域，基于晚清史实而以清新诙谐笔法所撰“文史大散文”并不多见。窃以为，此书将散文的“形散神聚”融进清史，兼或细腻准确的点睛评述，读来轻松洒脱而不失严谨。除却作者文字功力扎实、别致，更多了一分新时代蕴涵的敏锐与灵俏。

数年前，欣阅任秋平发表在《西城文苑》的文史作品，尤感于其行云流水般文字，暨对清史的解析深度和趣味——似以文字作彩绦，不经意间串起一颗颗散落文史珠玑。尤难得的是，且使拂然蒙尘的陈年“老珠儿”璀璨耀目，颇透新



意，亦顿使枯燥的清代历史变得霍然轻松，数万字长文读来，丝毫不令人感到晦涩，而颇享愉悦之快。

前车之鉴，后人获益。这是史学研究之目的。如何以真实而生动的阐述使后人参悟历史，则须练就绕指柔般功力。作者于此点把握得张弛有度，不疾不徐，洁净洗练，尤值荐之。

期冀更生动的清史表现形式，以丰富文史，亦擦拭历史这面不可再得之古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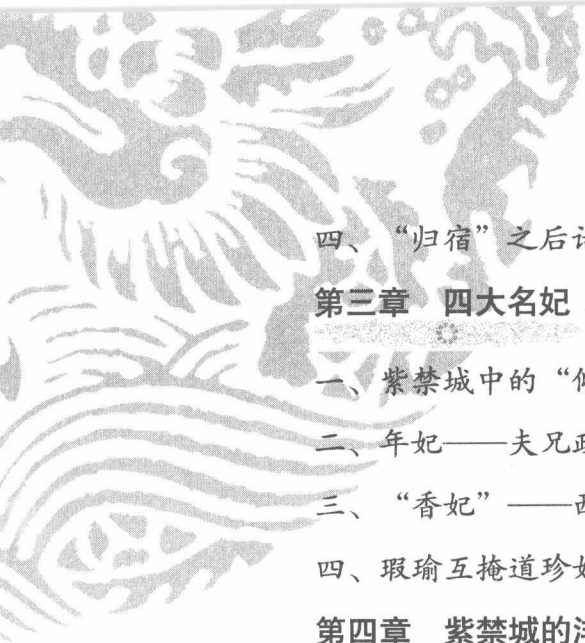
兹为序。

贾英华



目 录

第一章 话说十二帝的文化“裋节儿”	1
一、天崇“汉化”	3
二、顺康“科场狱”	11
三、雍乾“文字狱”	18
四、西学“兵临”嘉道咸.....	29
五、外患“既济”同光宣.....	38
六、“末帝”一生	43
第二章 青苹煮酒话“太后”	59
一、草原公主 VS 胡同小妞儿	61
二、情非得已话“绯闻”	64
三、危机应急论“手法”	71



四、“归宿”之后话归宿.....	79
第三章 四大名妃	83
一、紫禁城中的“倾城之恋”	85
二、年妃——夫兄政治“寒暑表”	90
三、“香妃”——西风绕紫禁.....	95
四、瑕瑜互掩道珍妃	100
第四章 紫禁城的洋师傅	105
一、“通玄教师”汤若望.....	107
二、“通天给力”南怀仁.....	116
三、艺盖三朝郎世宁	124
四、末代帝师庄士敦：爱到尽头 覆水可收	131
第五章 大清名臣	141
一、麻状元的“西游”人生.....	143
二、于成龙版“天下无贼”	147
三、刘统勋疾呼“吏制惊天”	152
四、于敏中：情商挑战“圣明”	157
五、龚自珍诗境中的“政论”与“人论”	165
六、沈葆楨、刘履芬——喋恨乱世两名臣	172
七、晚清“三杰”话纠葛.....	178
八、状元界的圆满“句号”	190

第六章 恭王府过客之和坤	193
一、聚财进府看“妙招儿”	195
二、力挺“禁书”《红楼梦》	201
三、百年原是梦 廿载枉劳神	207
第七章 义薄云天老太监	215
一、鲜为人知的秘史披露	217
二、“秃老太太”的家国之变	224
三、八宝山的“前世今生”	226
四、深宫点滴	231
外一篇	237
一、阻止“烧锅刘”反戈西太后	239
二、勇擒匪首	240
三、火场救人	242
四、力阻干戈	245
后记	249
一、浩叹流光速	250
二、心语	254

第一章 话说十二帝的文化『裋爷儿』

天崇『汉化』

顺康『科场狱』

雍乾『文字狱』

西学『兵临』嘉道咸

外患『既济』同光宣

『末帝』一生



自打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檄文公开对明宣战，到大清末代皇帝溥仪颁诏退位，二百九十四年，十二位皇帝，历经起事、入关、盛衰，每一帝背后都有大量的故事，故事背后又有无数耐人寻味的“根节儿”……假使没有这些“根节儿”，之后的故事可能要改写，也正是这些军事之外的文化“根节儿”，才让后人眼中的大清成为史册中一个丰富、饱满的朝代。盛也好，衰也罢，一个王朝必然要一一尝遍，只是大清的“嚼头”更多。





一、天崇“汉化”

努尔哈赤自封“天命汗”，皇太极年号崇德。起事之初归纳的所谓“七大恨”，与其说是对明朝的刻骨仇恨宣言，不如说是发动战争的借口和鼓舞士气的“洗脑剂”。再看内容，除杀死父祖外，其他内容包括偏袒叶赫、争地杀人等，都比较勉强，基本是在强词夺理。结构上也是夹来缠去，理据不清，缺乏根本上的说服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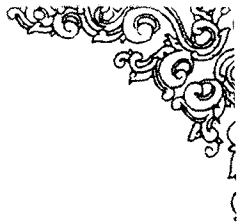
当然此时的努尔哈赤还是一片游牧打法，行文言辞不得要领，引经据典的汉式“煽情”还没掌握到收发自如。满洲虽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文字，金朝的女真文到明中期已经逐渐失传，公文则用蒙古文或者用汉文。到万历二十七年，也就是一五九九年，努尔哈赤命人借用蒙古字母拼写满语，创制了满文，属于无圈点满文，就是通称的老满文。到了皇太极时代，这才改进成为有圈点满文，也就是新满文。这“七大恨”书写时，老满文刚刚形成不到二十年，文义蹩脚在所难免。

早在其称汗之前，建州女真地区就有不少汉族工匠农商。据朝鲜史学记载，在赫图阿拉城内外，上述汉族从业人员“络绎往来者”几乎占到人口一半，当地人包括努尔哈赤本人不可能不受任何影响。从智力上讲，努尔哈赤绝对是个聪明人。但制定拉拢招降多数汉人政策的初衷，应该是借技借力为主，天命汗的目光不太可能超前到把汉文化建设放在重要位置。

既然自封为王，努尔哈赤便也逐渐具备王者情怀，至少明白利用比杀戮要实惠得多。据《清史稿·太祖本纪》记载：天命三年，也就是一六一八年，攻下抚顺后，首次发出戒杀令——“勿杀，皆抚之”。所得千余户降民，“父子兄弟夫妇俱无离散。至于六亲失散者，查给伊亲；奴仆失散者，查给本主。又予房田、牛马、衣食、牲畜、器皿等物。”期间增设的管制，仍然沿袭了明朝制度。努尔哈赤的管理理念，至此也算有了质的飞跃。

三年后，对丹东地方非但不降、反而斩杀来使的过激做法，努尔哈赤再次采取了宽容态度。第二次招抚时表示“尔镇江居民因杀我使臣，惧我复仇，故不敢降……且辽东全境既已属我，而我犹妄行剪屠，是自残肢体以为快也。”这番说得入情入理，化解了对方害怕报复不敢妥协的心理，尤其把满汉相伤比作“自残肢体”，也算把感情牌打到了上风头。结局相当不错，只劝说当地把四五个首犯送来，于是英雄不念旧恶，其余事体一笔勾销。这次兵不血刃拿下一方，无论心理把持还是行文，





较之几年前的“七大恨”，各项指标已是不可同日而语。

接下来几年间，对归顺的汉人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和职位。明朝边将第一位降后金者、抚顺游击李永芳就是个典型例子。攻陷旅顺后，李永芳率部投降，被授三等副将，还娶了努尔哈赤的孙女。在后来的萨尔浒之战中献计“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努尔哈赤悉数采纳，以多胜少打败明军。

深度感受了汉人的智慧及亲和力，沈辽大捷后努尔哈赤下谕：“如斯死战获得辽东城之人，尚皆不杀而养之，各守旧业……此乃长远之利矣。”至此，珍惜生命、发展经济的理念渐趋成熟，战后千疮百孔的辽东得到了全方位发展，为后续子孙的一统天下做了个小小的“示范”。

所谓天才，就是放对了地方的人才。努尔哈赤打仗绝对是天才。自打正式向明朝宣战，明朝辽东辽西的军事重镇，大批落入后金之手。八旗铁骑一路南下，势如破竹……戎马倥偬四十四年，总共打过十二次大胜仗。古勒山之役、萨尔浒之役、叶赫之役、沈辽之役等，都足称后世经典。至于统一女真、制定满文、创建八旗、建立后金、迁都沈阳等战略性举措，无不验证着天命汗“打天下”及“治天下”的超级水准。

然而关键时刻，也就是一六二六年，六十八岁的努尔哈赤在宁远城遭遇了一个“蛮子”的顽强抵抗，兵退沈阳，不久撒手人寰，为子孙留下了未竟的大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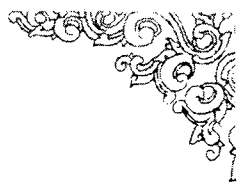
关于努尔哈赤的死因，虽也流传着不同的版本，但是无

论“毒疽”还是炮伤致死，都与袁崇焕刀兵相见、兵败宁远息息相关。因此，与其说努尔哈赤的死因是伤病，不如说死在战无不胜的神话被一举打破的郁闷里，而且打破神话的竟是一介汉族文官！伟大的天命汗估计至死都在费解：袁崇焕，你的身后究竟隐藏着什么难以破解的密码？

同乃父一样，皇太极继任汗位后，起初也“折”在袁崇焕手里。遵化、蓟州、通州等阻截战，都让皇太极领教到了什么叫“折戟沉沙”。在女真人眼里，汉人就是这样，军事胜败不大直接形容，喜欢用些比较含蓄的词儿来概括。更可怕的是，汉人有文字、重文化，前人写下打仗经验供后人借用。此外，前人元素还直接导致了汉人心性的复杂，这些“传承”都在袁崇焕对后金的又打又和、吊唁供粮上得到了具体体现。

关于皇太极熟读《三国》并施出所谓“反间计”、借崇祯之手除掉袁崇焕一折，实质上是其聪明的曾孙乾隆指使当代“文豪”张廷玉重修《明史·袁崇焕传》的结果。即便是真实发生，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样的计策也并没高明到哪里。因为从被捕到被杀，足有八个多月，无论皇太极故纵被俘太监逃回向袁“捎话儿”，还是袁曾派人吊唁努尔哈赤，包括与后金之间可能存在的“议和”，时间上并不仓促，应该是可以查清的。崇祯皇帝并不昏庸，智商也不低，只是多疑。而大明王朝数百年积弊不是一任帝王短期内便可力挽狂澜的，这需要改革和君臣协力。偏偏崇祯抱定了一个“杀”字诀，





在位十七年，所杀官员不计其数，其中包括总督七人、巡抚十一人。内阁重臣频繁更换，先后用了近五十人。

也就是说，崇祯的人才观和纷繁杂乱的明廷关系帮了皇太极的大忙，“自动”替他扫清了一大块障碍。从崇祯身上，皇太极看到了“咎由自取”的成分。明廷加给袁崇焕的罪名为“附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疑则斩帅”等，大致的意思是袁崇焕作为兵部尚书、蓟辽督师工作不到位，隐瞒军事险情，把粮食卖给蒙古和后金，枉杀有“海外长城”之誉的左都督平辽将军毛文龙，根本不存在“谋反”这类罪名。

在这里，袁崇焕的政治定性不是焦点。从行为上看，袁崇焕是英雄，毛文龙也是英雄。袁崇焕杀了毛文龙，崇祯又杀了袁崇焕。这些给后金的“帮忙”之举，绝非皇太极所能一手导演，而是大明君臣习性使然。

两千多年的儒学熏染，让汉室皇帝成于此，更败于此——成于开国皇帝的用人得当，败于亡国之君的用人失利。自然，用人需要选择、选择需要目光、目光需要积累和学问，学问还是要从汉人和他们的前人身上汲取。总之，种种迹象提醒皇太极，汉人可学，汉人可用，但其中三昧是用对人、用对地方。

如果说上述负面教育让皇太极开了眼界，那么此前明御史张铨、太仆寺卿张春等人的誓死忠君，让皇太极在感慨羡慕之余，“崇儒”指数也一路攀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与此同时，皇太极也在反思自己的政治处境。继位之初，

来自关中的“外患”及各大贝勒拥兵自重的“内忧”都曾让他寝食难安。代善、阿敏、莽古尔泰这哥仨都不好惹。皇太极每次正式上朝时，都要先叩拜三大贝勒，然后才能归坐，三位爷一个不高兴还会给他“好看”。遥望明朝虽然大势已去，而粉身报君、肝脑涂地的忠臣却层出不穷。有道是心动不如行动，为了巩固汗位，完全有必要把三纲五常予以借用并适时发挥。祖大寿、洪承畴等人的归降，更让皇太极看到了汉室君王唯我独尊的曙光。

的确是有为之君，天聪三年、八年及崇德三年，后金先后三次开科取士，其后基本上形成了三年一考的局面。大量儒生进入仕途的同时，更减轻了本人及亲友团对后金政权的排斥。天聪三年下诏设立文馆外，天聪五年，又下达了一道特殊诏令：诸贝勒、大臣子弟，凡年龄在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的，必须读书。这对崇尚武功而少有文治的满洲来说，可谓首开先河。

客观上讲，帮助皇太极完成历史使命的，除了那些叱咤风云的武将外，一位汉人谋士功不可没，这就是从文馆脱颖而出的范文程。没有记载证明范文程被重用早于天聪三年。作为北宋名相范仲淹第十七世孙，在拥有乃祖文武双全优质基因的同时，更从先人身上领悟到“才大招忌”的隐患，因此在顺治年间毅然功成身退，算是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划上了一串完美的“省略号”。皇太极的“尊儒”情结也在范氏身上发挥到了极限。





当年努尔哈赤带兵攻克抚顺等地，将所得三十万人畜分赐给有功官兵时，二十一岁的范文程也身陷其中，饱尝了沦为奴的屈辱。后来虽有努尔哈赤时代“仗剑谒军门”和“参与帷幄”的说法，但在当时所向无敌的天命汗眼里，一个奴隶出身的汉族青年再怎么健硕勇猛、足智多谋，也不会破格重用。倒是混到了皇太极时期，这位文馆“书房官”算是被命运女神大加垂青，成功路上开始稳步前行。

是金子当然会发光。皇太极执政之初，范文程便善解人意地直指三大贝勒的“犯上”问题。有道是一山难容二虎，何况“四虎”？这样的马屁算是拍到了清新脱俗的程度，好主意皇太极当然举手称快。接下来几个回合的权力“分流”和论过治罪，仅三年时间，阿敏和莽古尔泰便相继一“病卒”、一“暴亡”。剩下的代善不得不审时度势拱手让权。这番集权较量，让皇太极领略了汉臣的厉害——既铲除异己，还要让对方哑巴吃“黄连”。初战告捷，君臣间也渐渐达成了一种类似“太极推手”的默契：各自均匀、缓和、有节奏地进行“腹式”呼吸，在信息输出与反馈中不断互动，用来调整控制与反控制的精确度，继而达到控制与反控制的目的。后来发生的一切，无不证实着这点。

接下来在袁崇焕做好充分准备即将攻打后金之时，范文程又向皇太极提出借道蒙古，绕过锦州宁远攻打北京。这使袁崇焕被动地回师北京，造成其引八旗军入关的“假象”，